



一场雨后，田里的草与苗，挤成了青郁郁一疙瘩。以前没有除草剂，帮禾苗儿清理门户，靠的是一柄锄。

俗话说，地里的草，家里的猫，都有九条命，耐死。草，好像永远锄不尽；因此夏日锄禾，好像是永恒的一项活计。

锄草，最宜响晴天。阳光越狂暴，锄禾人身上越是熬煎，心里头越是高兴。盼的就是这有劲道的阳光啊，它会帮人收拾这烦人的野草，保证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民谚往下延续。

父亲是个出色的庄稼把式。大生产队时，割麦收秋，薅苗锄禾，他是“打头儿”的角色：分工、派活儿之类的，并不属他管，那是队长的权威；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社员。可是，每每地头一站，镰刀锄头一上手，他的身份地位刹那提升。他成了元帅成了将军，他要身先士卒，做出表率。他的位置永远在最显眼的地方：人们正中间的那一垄，那一垄的第一个。那么多双眼睛注视下，他悠悠喊一声“开镰喽——”或者“间苗儿喽——”之后，割下第一镰，榜下第一锄。这是起点，是360度无死角审视下的完美开始，是经得起打量、挑剔、模仿

锄禾的父亲

米丽宏

参照的标本。以他为首，两翼紧随，一个箭形梯队，缓缓行进在黄色或绿色的田地里。

那是父亲作为一个农民最辉煌、最快乐的记忆了。

父亲，做“打头儿”，一直到生产队解散。后来，跟在父亲身后的，只有我们一家人了。有时，我一边近乎瘫软地拉着锄头，一边偷眼看他；他的动作有板有眼，有轻有重，抑扬顿挫，不知疲倦，身体里仿佛装着一台永动机。豫剧《朝阳沟》里唱：“那个前腿弓，那个后腿蹬，心不慌来手也不要猛……”他就有那种沉醉入戏的状态。他轻轻把锄头送出去，锄尖儿落地，银亮的锋口吃进土里；他顺势一拉，腾起一阵轻微尘烟。像一场微小的战役打过，杂毛乱草纷纷扑地，或被掩埋，或断根折茎。锄头过处，像被剃过的头，土层松软，一棵

棵俏丽的苗儿，袅袅而立。

他双脚一前一后，踩在锄过的垄里，浮土松软得能没住鞋帮。父亲给我做示范，说：锄头吃土最少一寸厚，这样，草也死了，地也保了。

然而，对于我，锄禾是一种高强度的体力消耗，重复机械的动作，枯燥得难以忍受。锄不了几垄，便腰酸，胳膊疼，手掌起了泡；再加上烈日越来越暴躁，人几乎处于半灼伤状态，汗流滚滚，越过眉毛，直抵眼球，辣得睁不开眼。一时间，渴也来了，饿也来了，又累，又晒，又晕……我在地中央充满怨愤地埋怨、发脾气，甚至撂下锄头遁入地头的荫凉，噘着嘴像在跟谁置气。

父亲不喊我干活，父亲讲故事。我现在感觉，他与其说是以故事来“贿赂”我们干活儿，还不如说是为调节锄禾的气氛。每讲故事，他有个开场白：“说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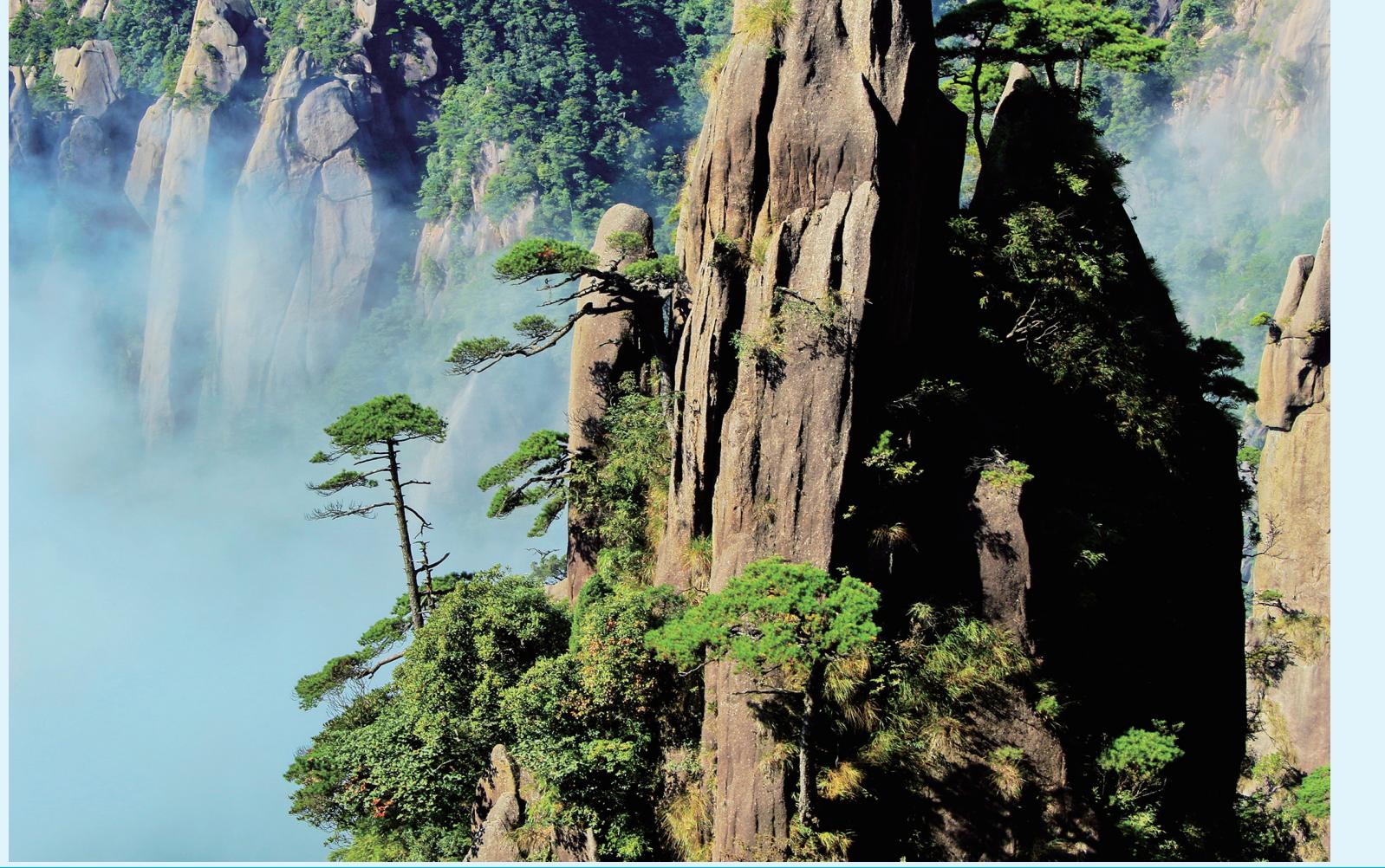
道故事，北边来个傻小子，捡了十八个蛋，孵了十九只鸡……”我一听，用衣襟胡噜一下脸上的汗，磨磨蹭蹭就过来了。

父亲讲三侯五义，也讲南征北战，还讲村里人去北河叉王八……那时，为了跟上父亲的速度，我不敢放松，因为一放松就会漏掉故事的情节。

临近正午时分，太阳愈加猛烈。父亲让我们去树荫下歇凉，由他来完成最后几垄。我在荫凉里看着他，看着他那被阳光照得明亮而萎靡的脸，弯成一张弓的腰，额头上滴滴答答的汗水，背上凝出的一圈圈白色汗渍，我暗暗发誓，有朝一日，一定让父亲脱离开这种煎熬的生活。

多年后，我曾几次试图将他从土地上迁走，让他跟我在县城里过那种悠闲自得的老年生活，可是，每次都失败了。他像一棵被无情拔离土地的庄稼，萎靡，失落，时不时叹息，说自己活着没了乐趣。“地头吸支烟，炕头喝盅酒，锄地回来歇个晌”，那样的日子，才是最大的享受。

我终于明白，对于父亲而言，锄禾耕稼，不是熬煎，不是苦楚，而是事业，是一生苦乐所在，是天正地正的本分，是他在世上的生存的意义。



峻岭松翠

李海波摄

踏着二十四节气
父亲终年劳作在黄土地
像养育心爱的孩子一样
精心伺候着一茬茬
小麦高粱大豆玉米……
间苗锄草 培土施肥
件件有条不紊
样样周到细致
环环相扣的农事
纠缠着他心思
摸摸他手上的老茧
看看他弓起的身姿
就知道他流过多少汗
出过多少力

父亲与庄稼（外一首）

蔡同伟

他把苦累
深埋在心底
不管年成是丰是歉
生活的信念始终如一
年年岁岁
父亲就这样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倾注心血抚养着
那些叫作庄稼的儿女
打理出温馨的庄户日子

父亲与镰刀
说不清
父亲用过的镰刀有多少把
记忆中
上山劳作的时候
父亲腰间总是别着它
手握镰柄 甩动臂膀
刀锋所到之处
喀嚓喀嚓
劈开拦路的荒草

砍掉枝头的枯枝
收割农事一排排
削去岁月一茬茬……

镰刀的笑容铮亮
宛若夜空的月牙
辉映平淡的日子
辉映父亲的年华……
如今 父亲老了
已不能把力气挥洒
最后的镰刀躺在墙角
身上布满锈迹
默默回味着
跟随父亲征战的生涯……

小说二题

侯建臣

老周已经不是尖叫，而是嚎叫了。

我承认我刚才一直是在跟老周抬杠，无论如何，跟老周抬杠的过程中，我有一种扯裂了什么的快感，不过随着老周的嚎叫，我又看了一眼那个人、那条狗和那根电线杆，突然心里塞满了东西，我说他们心里都有事情，它们心里都有事情，他们和它们心里都有事情。我抬高了五倍六倍七倍八倍……的声音一遍一遍地说。

是的，我一连说出了好多他心里的事情，当然我还能说出好多，但老周打断了我的话。我相信我说了这么多有抬杠的意思，但哪里能有一个人心里是没事的。说实话，话说到这里，即使老周不打断我，我也不会再说了下去了。我真是想长长地叹一口气。

你想想看，一个人走在大街上，头歪着，走路还一扭一扭的，他心里能没有事情吗？关键是，他走着走着，突然就站下来，抬起头来看了看天……我承认，一个人走在大街上是正常的，一个人头歪着也是正常的，如果走着走着突然就站下来且抬起头来看了看天……这似乎就有点不正常了。

我说，他一扭一扭走在大街上，头歪着，还突然站下来抬起头来看了看天。你刚才没说他突然站下来抬起头来看了看天。不过，我相信从街上走过的人没有一个人心里没有事情。我相信一定有这样的。

有的人心里没有事情，有的人没有。老周咬着牙说，老周快要吐出铁块来了。

有的人心里没有事情，有的人就是没有。老周四周看着，老周的眼里也开始往外扔铁块了。不过我不会向老周屈服，我有我的道理，我敢说就像我们两个人坐在大街上已经好长时间是有道理的一样。

他……老周突然尖叫起来：他，他的心里没有事情。随着老周的尖叫，我看到了一个人、一条狗，还有一根电线杆。

他就是心里没有事情，我敢保证。

手在头上比画了一下。
“发卡？”她也拿起手了，摸了摸额头，她的两只手从额头的中间往两边摸，她摸到了深深的沟。

“你脸蛋红红的，一准是搽了粉，但估计是那粉太红了，以至你的脸蛋红得像……对了，像西红柿。”

“我从不搽粉的，这么多年了不搽。那时候也……应该不吧！”她说。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是你的脸……”他没说完，笑了起来。

这一次，她抬起头来打了他一下。又要打，想想，放下了。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一晃，真

是。”她说。

“也不是一晃，好几晃了。”他说。

“想问问……其实……但我还是想

知道，你，当时要给我介绍的对象是

谁？”她的脸竟然又飘过一片云，暮色

中映了晚霞的那种。

“当时……”他说着，有一片小小的树叶竟然飘到了他头上，他慢慢地取下来，捏在手里。

“是谁？”她看着他，又看了看他手

中的树叶。

“是……我。”他顿了顿，又说：“我……

真的是我。”

“你？”有什么东西从她的眼中飘过。

“应该是，我想想，应该是……我。”

他看着那片叶子，看着看着，手一松，那片叶子飘到了天顺街，且还有那么多片叶

片叶。怎么刚才就没有发现，树叶已经开始这样飘了。

“真的是我。你当时说你有了，我

就没说。记得当时你说你已经有了，既

然你已经有了，而且好像你还说得很坚

定……”突然吹过一阵风，毕竟是秋天了，所有的风也是秋风了。风一吹，她

和他都感觉到了凉。她想拉一拉胳膊

上的什么，却发现胳膊上什么也没有，

她和他都还穿着夏天穿的那种半袖衫。

穿过时光握紧父亲的手

姜卫红

父亲病了，突发性脑血栓。好在病情发作时，母亲将他倾倒的身体抱住，并及时送医院急救，没有造成生命危险。

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昏昏欲睡，当我出现在他眼前时，他甚是高兴，极力想要坐起来，两手无力地挣扎了几下，却没能把身体支撑起来。我赶紧把父亲扶起来，升高床头，让他斜靠着。紧握着父亲那双苍老无力、满是老茧的手，我不禁潸然泪下。

父亲是个强者。在我的记忆里，父亲那一双手，宽大而灵巧，温暖而有力。那是父亲伴我成长的双手，温暖着我前行的时光。

父亲有一双灵巧的手。父亲虽然只上了3年小学，却凭着勤奋好学，能写一手好字，打得一手好算盘，还当上了大队会计。晚上，煤油灯下，父亲用他粗糙的手，拨动着枣红色的算珠，灵动自如，运指如飞。后来我参军入伍后，经常和父亲书信往来。父亲写给我的每一封信，字迹工工整整、苍劲有力，战友们都啧啧称赞。父亲年轻时自学木匠，喜欢在家里鼓捣木工活儿。父亲给我制作的陀螺、手枪和小推车，每次拿出去都让小伙伴们羡慕不已。

岁月在父亲的手上刻下了道道斑驳，一双粗大略带弯曲的老茧手，是对父亲勤劳一生的最好诠释。父亲的手虽然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灵活有力了，但仍然那么厚实那么温暖。握着父亲的手，就能感受到所有阳光。

父亲的身份

耿艳菊

父亲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乡村医生，另一个是农民。

父亲年少的时候，长得羸弱，在同伴们不读书或只读几年书的情形下，祖母坚持让他读书，因为祖母认为读书对于身体羸弱的父亲是最好的出路。父亲心高志远，也乐于读书。然而因为家境贫寒，他也只能读到了初中毕业。

接下来的路，明摆着，便是跟着祖父下地种田。父亲心有不甘，他想到了本家一个开着药铺的叔叔，一番苦想后，他为自己找了另一条出路：学医。

父亲多半的医学知识是在祖父的棍棒和唠叨下学会的。祖父的棍棒和唠叨不是督促父亲学习，而是阻止。那个年代，填饱肚子、成家立业才是人生大事。父亲已经不小了，“笃笃”的棍棒敲击在桌子上，却没落在父亲的心上。很多年后，父亲提起旧事，不仅没有埋怨祖父，反而深刻理解了一个父亲的心。

父亲结婚成家后，祖父完成了他的责任，也就放手不管了。在母亲的支持下，父亲终于实现了他心中的一个愿望：去县里读了卫校，考取了医师资格证。回来后，父亲开了一个简单的诊所，成了一名乡村医生。

父亲的医术很快在十里八乡传开了，很多人走很远的路找父亲看病。父亲也一下子觉得自己的人生找到了努力的方向。他没有停滞不前，而是继续学习，他希望自己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本版投稿邮箱 Email: dtvunand@126.com

“其实我当时真是想说出来的，或者是看到了你的坚定，我最终没说。”他

说着，接着又强调了一下：“我最终没说。”

“我最终没说。”他的这句话一直在她的心里绕来绕去，就像一片一直在她眼前绕着的叶子。

而好多叶子，突然就从树上飘下，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抬抬头看，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许多片树叶飘过天顺街，且还有那么多片叶

片叶。怎么刚才就没有发现，树叶已经开始这样飘了。

不知道是怎么在天顺街的街上遇到的，也不知道怎么走到一起的。

也不知道怎么，他们就说起了那个话题。生活中有那么多话题，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说起了那个话题，似乎是他先提起的，或者不是他是她，总之是，他们就说到了那个话题。

终于，他们分开了，他往西走，她往东走。无论东边还是西边，总之整个天顺街都是秋天的样子了。

她走得很慢，她想回头看看身后的天顺街，或者不是看街，是想看看别的什么。

他快要走出天顺街了，树叶一飘，他像是背着一群树叶，也或者他也像是一片飘着的树叶。终于，她还是回过头了，看着树叶中的他，至今还单身的她突然好想穿过飘着的树叶，追到他的身后，狠狠地踹他一脚。

然而……然而……终究是，她没有追上去，却把所有的恨都发到自己身上，可是……可是……这么多年已经过去了，这又一年的树叶也满世界飘了。

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她所有的梦里，都是那个正在从天顺街这个秋天的树叶中消失的身影。

大街上人来人往

老周说，你看见那个人没？对，就那个。

我说，哪个？哪个？

老周说，你笨啊？我还能说哪个？

你看，就那个，就那个头有点歪，走路一扭一扭的……老周没有做出任何指向性动作，我想看到他手指了一下，或者头扭了一下，都没有。

我不想让老周再说我笨，就看老周的眼，我因为会从他的眼睛判断出啥来，见他看着某一个地方，我也朝某一个地方看，却只看到一棵树，正在落掉最后一片叶子。

秋天了，所有的树都在掉叶子，这棵树怎么竟掉得只有这一片叶子了，而且这一片叶子也正在落下。不知道为什么，我想长长地叹一口气。

老周说，那个人心里一定有一件事情。

我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事情。我不再探究老周说的究竟是哪个人，我觉得在大街上不难看到一个头有点歪、走路一扭一扭的人。如果愿意，肯定还能看到第二个、第三个……

不是，有的人心里没有事情，有的人心里有。老周扭过头来瞪着我，说。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事情。我坚决

地说。在这一点上，我不想向老周屈服，我只想长长地叹一口气。

老周把头从我这边移开了，老周把头扭走的时候，也很坚决，我想他不会把头扭过我这边了。老周一直是个固执的人，这么多年了，我对老周别的印象不多，这一点却是十分确定的。

你看，你看那个人……对，就是那个……这次老周竟然伸出手来，朝远处指着，你看，你看，那个人心里肯定没有事情。老周很坚决很坚决地说。

我看到了一个人，我想那应该是老周指的那个，但又有点不确定，毕竟街上的人很多。

他就是心里没有事情，我敢保证。